

An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sword fight in a mountainous landscape. In the upper left, a man in an orange tunic and blue pants is leaping through the air, holding a sword. In the center, a woman in a red robe with a flowing cape is also leaping, holding a sword. In the lower left, a man in a dark brown robe is crouching, looking towards the woman.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stylized mountains, pine trees, and a body of water with waves. The entire scene is framed by a green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geometric pattern.

三俠劍

9

张杰鑫 著



三俠劍

张杰鑫 著

9

(吉)新登字 07 号

SANXIAJIAN

三 侠 剑

张杰鑫 著

责任编辑:于永玉 张忠礼

封面设计:金 木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16 印张 24 插页 5304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)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
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:1—8 000 套 定价:258.00 元(全套12册)
首都发行所发行 ISBN 7—80626—075—7/I·6

六爷这个时候气不打一处来，遂连连说道：“我生平不喜贪财之人，别看我已然将死，也不留你这种人生存在世界之上。”说到这里宝剑一擎，那个意思真就打算过去动手。樵夫一看六爷真急了，这才连连的摆手说道：“你暂时息怒，我跟你所说之话不过就是笑谈，你怎么就认真啦。”六爷不等他把话说完，接着说道：“分明你有心得我的宝刃，怎么还说是笑谈呢。”樵夫微然一笑道：“你这人太不明白了，你说我这是来收你的宝剑还是前来救你。”叶六爷瞪着两只大眼说道：“你若是前来救人，我还有气吗，就因为你见利忘义，见死不救，竟要得人家的东西，故此我才要将你杀却。”樵夫听罢，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凡事你可以想想，从中自有理由，比如说我要不打算救你，实在打算得你的宝剑，我听见你自言自语要自刎，并且说明你的宝剑是宝器，我就当隐在旁边等候，单等你死后，我再过来取宝剑，不是跟取我自己的一样吗，既然我不在旁等候，走到近前跟你要宝剑，当然就是有意救你的性命，难道说你连这段事尚且不明白吗？”叶六爷听人家樵夫说到这里，自己想了想，不错，这个话就算是情有有理。赶紧将面颜换过来，乐嘻嘻说道：“这样一说，你是好心，我倒是没审查明白，可惜我这条命你救不了。既然你有这番意思，总算是你我有缘，这么办吧，我死之后，你将宝剑收去好了。”樵夫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这人也太看不起人了，既然我把话说明，当然要把你救了，岂能看你寻死，任凭你有什么事也得说出来我听听，怎见得我就不能救你呢。”六爷闻听一笑道：“这话也不怨你问，按说你既是好心救人，就应当将死的原因跟你说明，大概我说出来，你也就是明白明白，打算救我，恐怕大罗神仙也难以设法。”说到这里，就把自己如何够奔北冰岩，动手受伤前后话说了一遍。樵夫闻听赶紧问道：“侠义营的首领莫非就是胜子川神镖将吗？”六爷点头。那人又问道阁下尊姓大名，跟胜老英雄是什么个交情，六爷报通名姓，说明跟三爷是师兄弟。樵夫哈哈的笑道：“原来是你，阁下所受暗器之伤，名

为子午钉，乃是毒药喂成，打上人子不见午午不见子，六个时辰准死，但不知此时够多少时候了？”六爷计算着不过两个时辰左右，樵夫说道：“不要紧，既然如此，你随我来吧。”六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，何以跟我胜三哥认识，老头子摆手说道：“此时不必多谈，治毒药伤要紧，单等伤痕痊愈，我再跟你细说来历不迟。事不宜迟，赶紧跟我走。”六爷摸不着头脑，有心说不去，未免显着自己太弱怯，看情形倒不像有意谋害，再说事到如今，就算他不是好人，也不过就是自己一条命，不跟他走，反正自己也活不了，想到这里叫道：“老人家，素不相识，叶乘龙不肯骚扰。”樵夫道：“我跟胜子川过命的交情，你既是他的师弟，还有什么客气吗。”六爷无法，这才跟着老头子前去。不足二里，来到一个地方，树木非常稠密，在密林之中，隐隐约约似乎有房屋，来到切近一看，这个房屋太新鲜了，借树为柱，横木为梁，四周上盖茅草，一共就是三间，在房屋的四周围堆着无数树枝，已然晒成了干柴。老樵夫将新打的柴放下，走上前去叫门，里面有人答应，将门开放，老头子将六爷让到了东里间，叫六爷落座，自己出去过了好半天，才回来，叫道：“乘龙，我有一个侄儿，给你引见引见。”说着叫一声艳娘，你进来见见，随着声由外面进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少爷，长得面貌如花似玉，生得体态婀娜风流，真要是换上女子的衣服，可以称得起十分美俊的一位美女，来到屋中先看了看叶六爷，樵夫接着说道：“这位是叶乘龙，你的六哥。”孩儿闻听，乐嘻嘻的口称六哥你好，说着话作了一个揖，六爷抱拳还礼，老头子又把六爷受伤原因跟孩儿说了一遍，然后向着六爷说道：“他就会打这种毒暗器，你的伤痕他也能治。”六爷抱拳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求贤弟受累就是了，救命之恩，乘龙我绝不敢忘。”老头子一笑，叫孩儿去烧了水来，然后叫六爷将衣服脱下去，孩儿给他洗疮口上药，到了晚间，孩儿跟六爷同室安歇。一切吃喝服侍的非常周到，樵夫仍然每日出去打柴。简断捷说，六爷这个伤口既是内服解药

自然就不要紧了，最厉害就是两三天，须用解药切实往下打，每天出大恭十余次，一切都是这个孩儿照料，六爷虽然心存不忍，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也无法，三天过去，疮口也长了红肉了，也不泄肚了，就是四肢无力，静养几天，便能够恢复原状。吃完饭之后，孩儿陪着六爷在屋里说些闲话，也不过就是说说练什么功夫，什么功夫好，什么功夫不好，说来说去，六爷想起他的名字，遂问道：“兄弟，怎么你一个男子汉叫这个名字呢？艳娘两个字除非女人不能用，为什么叫这个名称。”孩儿闻听一笑道：“这不过是小名，俗说小孩儿怕不长命，男孩儿给他取个女孩儿的名字，就可以长命了，又加着我生来的体格窈窕，猛看仿佛像个女子，故此就取了这么个名字，将来年岁长成，到外闯荡江湖，当然还要另起大号，绝不能用乳名去做事。”六爷闻听，这才明白了，原来是娇生的关系，这个话说过去，又过了四五天，六爷已经精神复初了。艳娘要求六爷演八仙剑，见果然是剑招精奇，非等闲可比，艳娘当面要求叫六爷传剑，叶六爷本来心里着急，打算赶紧回归侠义营，或者从此够奔北冰岩，找张化鹏报一钉之仇，听艳娘如此一说，自己竟进退两难，有心不答应，人家对于自己有救命之恩，八仙剑不传，未免显着忘恩负义，有心答应，自己心里实在着急，当时只得点头，将剑招传了两天，到了夜里哥俩说闲话，六爷话里话外带出来，自己要去报仇，帮着胜三爷破北冰岩，那个意思跟艳娘说，如果愿意学习，可以跟我到侠义营，艳娘把这个话也听明白了，也把意思说明，自己的叔叔每日出去打柴，家里无人守门，不然的话，自己早就走了，如果六爷打算走，我也不能阻拦，请你再住三天再走就是了，六爷无法，只可点头。艳娘接着说道：“明日天光一亮，如果小弟我要是睡不醒时，请六哥叫起我来，在三天以内定要加紧练习。”六爷点了点头，这才安歇。次日天光将亮，叶六爷起身将衣服穿好，连叫几声兄弟起来吧，并不见动静，六爷心说，怎么会练功夫的人睡觉竟这么死呢，只得走

到床前打算将艳娘推醒，这时正逢夏令，到了床前一看，孩儿上下赤裸，躺在那里睡正浓，无意中看见艳娘肉皮雪白，亚赛粉装玉琢，心中暗道：“人都是一样的，这个丑俊可差的太多了，人家也是男子，竟生得如此美貌，一面思想着用手在艳娘背脊上推了推，怎奈就是推不醒，六爷乐嘻嘻自言自语说道：“你这个加紧练习功夫可倒不错，索性叫不醒了。”说着拉着孩儿玉臂往外一扯，心说叫他反过身来，大概总可醒了，果然把艳娘拉转过来，伸了伸腿还睡，就在艳娘伸腿之际，叶六爷猛然间看见这位艳娘不是男的，自己心中跟着就跳起来，暗说道：“啊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转身打算赶紧出离这个屋子，不过就是离开这里，究竟心里有什么意见，连六爷自己也不知道，三步两步迈出了屋门外，自己定了定神，先打算自己从此远走高飞，又一想不成，真要是这个孩儿是个姑娘，难道说打柴的老人家不知道吗，再说自己的军刃尚在屋中，就是走也得将军刃带着，复又一想，天色将明，不过在他转侧之间，仿佛没看见他有男的身体，人家是几岁的童子，身体不能过于显了，倘若是我未曾看清，你说这不成笑话了吗，莫若回到屋中，取出我军刃，我再细细看看，如果是我没有看清，我就将他叫起来，一同出去练剑，倘若真是女子，打柴老人尚且未走，我何不前去问问，究竟这是什么道理。主意已定，二次到屋中将宝剑取在手内，二次来到艳娘床前，这一次跟方才就不一样了，六爷的目光完全注意在孩儿的下部，可惜此时艳娘侧身睡，双腿蜷着压在一处，就难以辨别了，六爷因为方才那一惊，此时自己也不信服自己了，打算叫自己解释疑团，除非是看个清楚明白，有心过去推开孩儿的腿，作为叫他，借此就可看见了，怎奈有这个心无这个胆，四肢如木，这手就是伸不出去，就在这般光景，那才叫十分凑巧，忽然间艳娘将上面那只腿一伸，六爷注目一看，哎呀，可了不的了，六爷一转身走出了门外，赶紧来到对面暗间门口叫道：“老人家起来了没有？”里面老头子答应道：“乘龙，这般

早起，莫非有什么事吗？”六爷说道：“不错，有事，您快起来吧。”等了一会儿，老人家这才起来，将六爷让到了屋中，叶六爷就仿佛受了一种什么打击似的，也不等老头子问，遂说道：“我问您老人家尊姓大名，你总是不肯实说，别的全不问我，只是那屋里你那个孩儿，到底是您的侄儿，还是您老人家的侄女呢？”老头子听六爷说到这里，并不着急，遂说道：“侄儿也罢，侄女也罢，你说倒是怎么回事吧？”这一句话不要紧，把六爷问了个脸红，反倒无话可说，老头子也似乎知道六爷这份意思，遂接着说道：“莫非你二人同住一室，看见她不是男儿了不成？”六爷一听老头子说的一点也不差，自己本应当点头答应，怎奈一时之间难于启齿，就是这个头就没敢点，竟默默不语。过了好半天，老头子接着说道：“乘龙有什么话不妨说明，我自有个解说，你不说话不是也没有用吗？”六爷一想也对，不然我找老头儿干什么来了呢，想罢这才吞吐的把方才的情形跟老人家说了一遍，虽然是半吞半吐，六爷话说完了，臊得满面通红。老头子闻听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乘龙，不必害羞，你二人乃是三生石上有缘，月下老配定的夫妻，那孩子非是别人，正是老夫三弟的女儿，事先跟你把话说明，恐怕你有多少推脱，如果不是这样办，你这个伤处又无人医治，这可以算一举两得。”六爷闻听，如坠五里雾中，糊里糊涂，就不知道这是怎么一段事，遂接着问道：“老人家，究竟这是怎么回事？您老人家家住哪里？尊姓大名，务必请你当面言明。”老头儿乐嘻嘻叫道，叶乘龙，你要问，我是如此如彼，就把自己来历说了一遍。六爷听罢，只急得面红耳赤。

书中代言，这个老头子他姓柳，名叫柳天真，当年在二郎山号称四霸天，就是韩天钦，韩天奎，秦天祥，柳天真，胜三爷剿平二郎山之时，这位柳爷出头跟三爷动手，柳爷知道不是三爷的敌手，皆因那哥儿三个全都不成了，头一样儿哥儿四个是一山的寨主，再说论到朋友义气上，三位哥哥输了，兄弟也得出头圆圆

面子，所以当场跟三爷说明，你老人家武术高强，按说柳天真不应当动手，怎奈为势所迫，不得不如此，倘若是老英雄一刀将我杀死，那就任什么也不用说了，如果能够保住性命，只要你赢了我，从此金盆洗手改恶向善，绝不再吃绿林道这碗饭了。胜三爷听他说话有英雄气派，故此一镖将他打倒，不忍结果性命，放他逃走。柳天真说到哪里，办到哪里，果然从此回家，本打算抱胳膊一忍，到了家中一看，大哥病故，家中只有一个三弟，自己立定了志气不娶妻，托乡里乡亲给三弟完婚，也是活该往下人烟不旺，三弟妇娶过来，就产生这么一个姑娘，皆因子女缺少，家人全都爱如珍宝，老人家在家中无事可作，早晚只是研究武术，由打侄女柳艳娘五六岁，老头子就给她委胳膊腿，到了十二岁，已然长拳短打，各种兵刃全都能练，又兼着生得如花似玉，真不亚如是柳爷掌上明珠。这一来不要紧，竟远近知名，不但知道柳爷是一位大武术家，并且知道柳姑娘也是武术高强。

这个时候，彰德府知府，姓王名伯，跟前有一位少爷是二妾所生，现在年长二十一岁，在外面仗着爹爹的势力，就是无恶不做，民家有美貌女子，时常被这位王少爷强奸，如果顺从，多少还可以得俩钱，不然的话，你是白生气没处去诉冤。因为在外面强行霸道，联络了一群无赖游民，俗说叫作打手，恐怕这个力量不足，又跟他爹爹王伯说明，就提自己打算要练武术，各处去请武教师，本来混饭吃的把式匠有的是，只消把这句话说出去，便请来七八位教师，从中著名的就是两个人，一个姓崔单字名明，一个姓胡名叫胡必仁，两个人全有外号，并且全是因姓得名，姓崔的外号人称崔命鬼，姓胡的叫胡闹，这些个人里面还就是算这两个人武术高强。这一天王少爷在街上闲走，看见一个卖艺的，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，带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，在那里卖艺，看热闹的众人，也有说好的，也有说不好的，另外又出来一个人说道：“这样功夫要是不说他好，咱们可练不了，如果说他好，你们

知道吗，在咱们这城里有一位姓柳的，人家家里有一位姑娘，叫什么柳艳娘啊，那个功夫，远近皆知，别看十几岁的姑娘，大概连成了名的剑侠都敌不了。”就有人接着说道：“你只知道那个姑娘能练，你还不知道人家那个姑娘长的别提多么好了，真是天上的仙女也没有那么俊。”彼此不过就是闲谈，这个话可就被王少爷记在心里，回到府衙跟地痞流氓以及混饭吃的教师说道：“咱们城里有个练武术姓柳的你们知道吗，他家里还有一个姑娘美貌异常，怎么会有这种出色的人物，你们都不出去给我调查，天天养着你们，这不成了废物了吗？”大家一听少爷生气，赶紧说道：“少爷您先别着急，这个人我们倒是模模糊糊也听见说过，不过他们家里这个姑娘可没看见过，三天内我们去给您调查清楚就是了。”少爷连连说道：“快去调查，如果打听不明白，你们全都给我滚蛋。”大家闻听，全都连连答应，不过两天的工夫，这一群恶豪奴早已打听明白，不错，是有这么一个人，听说这位姓柳的名叫柳天真，从先说是在外面保镖，现在家中纳福，倒是有个姑娘会练武术，长的也不错，就是年纪太小，今年才十三岁。王少爷把眼一瞪道：“八十的还用你找吗，这不是调查明白了吗，你们想个法子我先看看。”众人闻听，不由一皱眉，暗道：“你说看看人家，没有因由难道闯到人家家里去不成。”大家想了半天，遂说道：“少爷，您要是叫我们出主意，我们虽然有主意可出，这个事得您帮着，一同办理。”少爷说道：“那是当然了，只要是用着我了，当然我也办。”胡闹说道：“这个事非得借着您的势力，咱们可以在城内设一个武术会，无论男女都可以到会上表演，又不比手，又不打仗，不过是到台上练练，叫大家看看，凡是练武术的全都拿着您的帖去请，不过多耗费俩钱就是了。”少爷听了这个话，倒是有理，不但是能看，并且还可以看看她练的功夫，果然跟外面传言一样，然后再设法提亲，想到这里不由得乐得手舞足蹈。胡闹接着出主意，叫少爷见知府大人把这个话说明，算是提倡彰德府尚武，知府大

人绝以不能不答应，只要是他老人家点了头，就求老大人出一张告示，这个事就不算私的了，这些事可都得少爷您去。王少爷点头，当时派人预备名帖，说明开武术会的原因，自己到了晚间，见着爹爹王伯，就把胡闹出的主意详细说明，知府本来溺爱不明，一听少爷居然能够提倡尚武，喜欢的不得了，不但出告示，并且还派十三名官人前去弹压，有的是贪赃来的银子，拿出一千两，叫少爷前去选地点，搭盖演武台以及两旁边的看台。少爷将银子拿出来，交给崔命鬼胡闹两个人前去办理，大家一计议，便把银子按着大小份大家分毕，到明天不过找棚铺，就提知府大人有堂谕，提倡彰德府尚武，你们受累给搭个棚吧。那个时候官府欺蒙撞骗，鱼肉乡民，已成为惯例，连一个问的没有，这还不说，倾到谁的头上，还觉得非常荣耀。棚铺一听，赶紧高声答应，一文钱不用花，什么演武台看台，以及上面的宫灯彩绸，全都预备的齐整了，才打发恶家奴各处下帖。统共请了二百多位，谁也不敢不来，因为什么呢，演武也没有什么危险，如果不去短不了就许找点儿麻烦，为这个没有不来的。别人不表，单说这份帖送到了柳爷的家中，老崔老胡两个人一同来的，到了里面见着大爷柳天真，先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将帖取出来，柳大爷一看，不由得就是一怔，暗说我这次回家归隐，在家里熟习功夫，外人怎么会知道我练武术呢，当时既然将帖送到，有心推辞，又一想他们既然前来，当然打听好了，再说，出去练两趟也不算什么，又不是擂台上面比手，打了人家结仇成怨，被人打了带伤丧命，想到这里这才点头答应。胡闹接着说道：“听说你老人家有一个侄女武功很好，知府大人现在最奖励的是女子练艺，每逢家里有妇女的，知府大人全都叫我们带个信，务必带出去。”柳爷听罢，只得点头。到了那一天，凡是台上练艺的人，都到号房去挂号，无论男女全都一样，到了开演的那一天，轰动全城，真有一二百里地赶奔前来，就为的是看这个热闹。柳爷也带着侄女柳艳娘前去挂上号，然后按着号码有

人叫唤，叫着谁，谁就上台献艺，在台上表演刀枪棍棒，及徒手只练拳脚的，等等不一，内外两家都有。王少爷坐在离台最近的看台上，瞪眼观看，演来演去可就到了柳爷这里，有人高声叫道：“柳天真柳老英雄。”柳爷答应一声，到了台上练了一趟拳，接着有人叫道：“柳老英雄的侄小姐艳娘。”艳娘这个时候本来就是天真烂漫，听见人家叫到自己的名子，喜欢欢答应一声，够奔演台，这时候王大少把眼都瞪圆了，姑娘还未到演台上，小子早就看得如痴如呆，心说可惜我还是知府的儿子，长了这么大，就没看见过这样美貌的姑娘，真要是能得此女为妻，这一辈子也就不算白活了，正自胡思乱想，这时候姑娘已然到了台上，柳天真因为自己侄女登台，不敢大意，虽然练完了，并不下台，在旁边观看。艳娘在台上练了一趟双手的梅花剑，功夫好坏这位王少爷倒是看不出来，但见体态风流，动如燕飞，叫人看着好不羡慕，恨不能过去答话。此时爷俩下了演台，后面继续练了一百多号，人位也全练了，天也晚了，武术会告终，看热闹的散去，会场上面所用的东西自有物主前去收拾。不必细表。

且说献艺的众人全都各回各家，王少爷也带着一群恶家人回归府衙，到了里面，尚未落座，便忙向众家人说道：“你们把我可害苦了，今天我看见了那柳艳娘，恨不能立刻跟她拜天地入洞房，才遂心意，如果你们给我办不到，我这条命也就算完了。”大家一听，齐道：“这个事好办，他们大爷不过是个保镖的，真要是知府少爷爱上了他的姑娘，他们就该走运了。”胡闹说道：“这个话你先别这么说，少爷要是没娶过少奶奶，这个事可就太好办了。这一来就许不成，倘若是娶人家姑娘做二房，愿意不愿意就得两说。”崔命鬼说道：“按说二房可也不算什么，也许愿意，因为平常人打算嫁知府少爷，恐怕三房都高攀不上，何况是二房，无论他愿意不愿意，也得打发媒人前去说说，愿意呢，就算成了，不愿意呢，然后再想别的法子。”大家一听这话也有理，当时就商议谁去提亲，

选来选去，还是派崔命鬼胡闹二人前去，这两个小子也愿意领这个差事。当天不说，次日清晨起来，两个小子全都换了大衣服，临行之时，少爷嘱咐二人到了那里务必说的好好的，哪怕你们给他下跪磕几个头，只要办成了，我是每人赏银五百两。二人点头答应，出离县衙，好在来过一次，就算熟路了。到了柳家门首，胡闹上前打门，叫道：“柳老英雄在家里没有。”柳爷正在屋里吃茶，听见外面有人叫，出来将门开了，一看不由得一怔，心说此人前几天来下帖，今日又带着一个人来，有何事呢。并且与他们没有来往，这是又来做些什么。只得说道：“二位来到这有何贵干？”胡闹赶紧抱拳带笑说道：“老英雄，我二人此来是有事相求，到里面细谈吧。”柳爷往里让，一直到了厅房里面，分宾主落座，家人献茶，柳天真这才问道：“在下隐居家门，乃是文不成武不就之人，不知二位有何见教？”崔命鬼忙说道：“老人家您先别忙，我先给你提个人，虽然说您没见过，也绝不能不知道，就是昨天设摆演武会的发起人，现任彰德府知府王大人的少爷，大概你知道吧。这位少爷提笔成文，胸藏锦绣，若谈到武术，曾受高人指教，虽不能说是身有绝艺，武术也就很不平常了，并且品行高尚，将来不可限量，现在二十一岁，皆因少奶奶时常有病，大概不久于人世，知府大人盼孙子的心急，打算给少爷再娶二房，虽然说是二房，不过暂屈一时，再说待遇上只有比大少奶奶好的。”柳爷闻听，不知道他说的这是哪里话，心说谁问你啦，这真是岂有此理，又一想，是了，莫非前来说我的侄女，真正是瞎了眼的东西，慢说是知府的少爷，就给皇太子做二房，我的姑娘也不给。自己将然想到这里，就听这个小子把闲话说完，接着说道：“因昨天姑娘在演武台演武，府大人派人去观看，说是令侄女是福德之相，今天专派我二人前来提亲，老英雄你要是答应了这门亲事，彰德府除了知府之外，可就得属你了。”柳爷不等他把话说完，连连摆手道：“请二位免谈，姑娘是我的侄女，她自有亲生父母，这事我也主不了。”

再者说孩儿今年才十三岁，虽然说我家中很贫寒，尚且不至于饿着她，也不用这小小年纪出聘。再说虽然我们不是什么世代书香，可是养活女儿绝无作妾之理。二位还有别的事没有，如果只为此事而来，就请二位速速去复命，就提草野小民不敢仰攀官宦。”说到这里喊了一声来呀，家人进来，柳爷说道：“你送出这二位去。”这两个小子一听，心说真有的，分明这是往外撵，当时二人觉着脸上不好看，只得说道：“老英雄，你是个练武的，我们二人是当教习的，人不亲艺亲，常言说的好，一家女百家问，我们来提亲，你愿意，说愿意的，不愿意也不要紧，犯不着下逐客令，这样没面子。”柳爷一听，气就大了，暗说，坐在家中反倒惹出事来，想当年在江湖绿林之中，杀人放火倒没有人欺侮，这真是岂有此理。俗语可是说祸到临头须放胆，又道是祸躲不过，你们这两个小子还不用跟我发横，索性我就碰碰你，想到这里，遂厉声说道：“你二人还是少说这个话，别说你们是知府家中的教习，就是王府的，我姓柳的也不惧，最大不是有一条命顶住了吗，可有一样儿，人不叫我好死，我也不叫人好脱生。常言有句话临死也得拉着两个垫背的，你也用不着提知府长知府短，这个话吓唬不住姓柳的，你还别提练武，练武怎么啦，犯私吗，你既知道我是练武的，你就不应当前来提亲，来到我的家中莫非有意访我不成吗，别看我多少年不出门，你要打算跟我比论武术，姓柳的情愿当场奉陪。”胡闹一听计上心来，遂叫道：“老英雄，你要不说我还忘了，我二人此来一者提亲，再者就是访访您的功夫，但不知你有便宜地方没有。”老头子当时答应，三人来到后面功夫场子，遂说道：“哪位先上。”崔命鬼暗含着问胡闹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，他不答应咱们另想别的主意，咱们跟他比武干什么。”胡闹附耳留言说了两句，崔命鬼这才点了点头，头一个就是胡闹先过去了，跟柳爷差拳还招，他们这个武术就是打把式卖艺的套子，跟平常人比，不过身上力气好一点儿，至于谈到进手拆招，他们是一概不懂，动手不及一

合，早被柳爷打倒在地，接着就是崔命鬼，将然上来，跟着也躺下了，紧接着胡闹又上来，柳爷一看叫一声，哎哟，闹了半天，打倒了还不算输，又来了，接着崔命鬼也上来了，二人各自挥拳扑奔柳爷便打，柳天真见他等这般行为，不由得有气，遂将双拳一挥，当场跟两个小子动手，这一打可就太热闹了，但见你起来他躺下，转眼之际，两人都栽了十几次跟头，全都摔得鼻青脸肿，一身的土赛土猴儿一般。二人这才说道好，姓柳的放着你的搁着我的，你就候着吧。柳爷闻听，哈哈大笑说道：“你二人有什么能耐只管去使，姓柳的不含乎，你们就给我快滚。”两个小子抱头鼠蹿出离了柳宅，原来这二人就为的是叫柳爷动手，故此打得这身土，并不打掉，就是这个样儿回归府衙，到了里面，大家一看就是一怔，遂问道：“二位教师这是怎么啦？”二人摆手说道：“别提了。”说着话够奔里面走，见着少爷向前请安，口称：“少爷，你倒是给我们弟兄作主，我们就在这里呆着，如果您不作主，别的话不用说，我卷铺盖一走，有什么事我们去办去。”少爷一听，也摸不着头脑，遂说道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们倒是说话呀，我的事当然我作主，那还用你们要求吗，快说究竟是怎么回事。”二人假说谎报，就将到了那里，将然一提亲，姓柳的一听，破口大骂，至于他骂知府大人跟少爷的话，极其难听，我们可不敢回。少爷接着说道：“不要紧，无论他说什么，骂什么，你只管跟我实话实说，我不怪罪你们就是了。”胡闹崔命鬼闻听，这才接着说道：“他说府大人贪赃卖法，苦害黎民。”说到这里，遂将声音低了说道：“他说你是私孩子，他这样的骂，我二人还能不起急吗，别看起急，又不敢发作，因为我们是提亲的，再说又是府里的教师，我要不受，就许有人说我们是欺侮人。故此我二人和颜悦色说道：“柳老英雄，您别着急，常言说得好，一家女百家问，愿意不愿意不在您吗，再说我们前来，总算为你两家。”那姓柳的不等我们把话说完，上前唾道：“小子们不要多说少道，别人前来问都成，那个贪

官我看有些不配，你家有女的不会去嫁他吗，何必跑到这里放这个屁来。’说着猛然间一脚将我踢倒，崔教师上前理论，又一拳将他打倒，真要是凭打，不用说我们是哥儿两个，就是一个对一个的也未必谁输谁赢，皆因我们不敢打他，只是问他说理不说理，我们越跟他说理，他是越打，索性往地上一躺叫他打，哪知道他一看这个事不好，他也不打了，我们这才回来。”书中代言，其实这两个小子说的这不合理的瞎话，要跟别人说不成，这位少爷是整个的浑蛋，对于这些个事，真假他如何辨得出来，当时一听，气的不得了，遂说道：“好大胆姓柳的，竟敢当着我的教师骂我，并且打我的教师，这不是要造反吗。”胡闹一看少爷生了气，想他定要设法报仇，没想到他说这里却向二人问道：“这小子既然这么横，你可有什么法子没有呢？”崔命鬼一听，遂说道：“少爷，事到了这个地步，大主意全在您一人了，我们哪里有主意呢。”少爷听罢，不由得抓耳挠腮，当时把许多恶家奴叫到近前，对大家把前后话一说，然后对大众说道：“这就是你们的不对，教师被打回来，你们也出头想个法呀。”大家都无话可说，从中有个小子姓夏行三，外号人称缺德夏三，上前叫道：“少爷，您是知府的儿子，跟百姓门上竟无法摆布，要是平常人跟平常人，那更没法办了。您是少爷，出个主意我们就办了，何必这样无能呢。”少爷一听遂说道：“你给我想个法子，要不是你，别人还不成，你就想个缺德的法子吧，无论如何也得把姓柳的这个老小子制一下子才能解恨呢。”夏三笑了笑说道：“少爷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班头前天拘来一股差使，正犯还没下落，就是三家店的抢案，用一个法子把姓柳的调查明白，然后花俩钱一买，就把他咬上了。”少爷一听，这叫买盗攀贼，就是这个主意。

简断截说，统共不到半月的光景，诸事全都办妥，柳爷正然在家中坐着，就听有人叫门，及至出来不由得一怔，原来是府里的大班头，带着伙计等十几位，柳爷问众位有事吗，大班头带笑

说道：“柳老英雄，有话里面说吧。”柳爷准知道是有了事了，只得将众人让到里面，不等班头说话，忙先问道：“众位有事只管说，不用为难。”大班头抱拳说道：“老英雄，我们弟兄就知道你老人家是一位成名的武术家，要凭我们弟兄的能为，任凭你老人家做了什么事，我们也无办法，准知道你不难为我们。现在这回事，大概你是得罪人了吧。”说着话由怀中取出来一张拿人的签票，上面写的明白，拘拿柳天真到案。老人家看罢点了点头，叫道：“班头，你们不必为难，我乃堂堂的男子汉，绝以不能拒捕，不管有罪无罪，我随你等前去到案打官司就是了。我还有一句话算是多说，这段事你们几位有点耳风没有？”班头们听了，彼此面面相觑，叫道：“柳老英雄，这个话可不是我们推脱，耳风是一点也没有，不过我们听人说你老人家安分守己，一旦之间竟会遭了官司，不问可知当然是得罪人了。这个话这么说，我们弟兄便由今天说起，留心打听，只要得着一点消息，必然随时报告你老人家。”柳爷闻听点头说道：“你们候一会吧，说罢到了后面把话跟家里人说明，大家一听全都吓坏了，老人家连忙安慰他们道：“咱们又不是人命盗案，就是栽赃诬赖，无凭无据，难道说就定案不成吗，你们不必担心就是了。”说罢老人家自己收拾收拾，这才随着班头们走。依着官人叫老头子随行，到了府衙再戴锁不迟，老人家不答应，说那可不成，国家的王法，不可废除，反正我是前来打官司，不戴锁不也是那么回事吗。班头只得取出锁来给老头子套上，这才一同来到府衙，到了班房，有人回进去，知府跟着升堂，三班人役排班侍立，大人升座喊喝堂威，大人发话道：“带柳天真！”柳爷到了堂上，俯伏在地，知府问了名姓，然后说道：“三家店抢案不是你为首吗？行抢经过不从实招来等待何时。”柳爷如何肯认，只说求大人调查，小人确是安善良民。知府闻听一笑，吩咐一声，快到狱内提出罪犯当堂质对，不料那个犯人见了柳爷叫道：“大哥，对不起，兄弟我抗刑不过，一失口把你说出来了，事到如今就是不